

中国西部
移民纪略

中国 西部 移民 纪略

中国西部移民纪略

何懋绩 著

中国西部移民纪略

甘肃人民出版社



ISBN7—226—01029—1/K • 135 定价:3.90 元

中国西部移民纪略

何懋绩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1 号

中国西部移民纪略

何懋绩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甘肃省地矿局测绘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3 字数 160,000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6—01029—1/K·156 定价:3.9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陇中苦甲天下	(1)
	中国贫困之最	(1)
	惨象不忍目睹	(3)
	不幸中的大幸	(5)
	长夜未到尽头	(10)
第二章	难解贫困之谜	(14)
	众说纷纭话苦源	(14)
	贫困的理论思考	(23)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	(25)
	难以吞咽的苦果	(28)
	“贫困会产生人口”	(31)
第三章	机遇不期而至	(36)
	山穷水尽疑无路	(36)
	柳暗花明又一村	(46)
	高层会议定大计	(51)
	陇中大地暖气吹	(57)
第四章	投一子定乾坤	(64)

迫不得已的选择	(64)
前车之鉴不可不鉴	(65)
可怕的“移民后遗症”	(72)
一步难以出手的高棋	(76)
敢冒风险的人	(81)

第五章 探索移民新路 (86)

走前人未走之路	(86)
多种安置形式	(89)
精心组织与实施	(97)
情系移民	(104)

第六章 汗洒再生之地 (107)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07)
移民政协委员杨德礼	(110)
一年翻身话艰辛	(111)
“风库”里的移民队	(113)
艰苦奋斗创家业	(115)
回归之谜探源	(119)

第七章 文坛风波纪实 (124)

奇文共赏析	(124)
“河西的群众太好了”	(133)
“从者如流”	(136)
一位高级领导的看法	(138)

第八章 福祉降临景泰…………… (145)

浸透血泪的不毛之地 (145)

“上帝”需要救星 (147)

“翻身工程”再创伟业 (152)

人民感谢他们 (158)

第九章 古城展露新容…………… (163)

说古道今骆驼城 (163)

一访骆驼城 (168)

二访骆驼城 (171)

基地建设经验谈 (175)

第十章 宁夏吊庄新篇…………… (180)

吊庄的几种形式 (180)

固原大战场吊庄见闻 (187)

潮湖,工业吊庄的雏形 (188)

吊庄建设基本做法 (193)

第十一章 喜剧乎悲剧乎…………… (198)

评估移民成败的标准 (198)

三西移民效益纵横谈 (201)

最节省的移民活动 (206)

各界话移民 (209)

不可重蹈覆辙 (211)

第十二章 再造人间乐土…………… (216)

历史性的会议	(216)
这条路必须走下去	(218)
引大入秦——移民的新天地	(221)
疏黑流域移民前景可观	(227)
作者后记	(230)

第一章

陇中苦甲天下

陇中苦，甲天下。

——民谣

中国贫困之最

“忙不完的黄土地，喝不干的苦井水，男人为你累弯了腰，女人也为你锁愁眉。”一曲“西北风”歌曲，唱得人好心酸呀。

黄土地主要在西北，西北有大片的黄土地。

历史上黄土高原曾经何等生机盎然，气象万千，它是炎黄子孙的诞生地，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秦皇汉武，曾在你身上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活剧。曾几何时，黄土高原衰败了，没落了，如今的黄土地，成了荒凉、贫瘠、落后的代名词。黄土地啊，你昔日的风采到哪里去了？现在你袒现在世人面前的是裸露的干山，纵横的沟壑，马毛似的庄稼。你像一个蓬头垢面的弃儿，卷缩在中国的西部，任凭落后、贫困、愚昧似恶梦一般缠绕。你以极端贫困闻名于世，而其中堪称“贫困之最”的，当数西北腹地的“陇中”。

陇中何在？打开中国地图，从地理中心甘肃省省会兰州向四周辐射出去的一大块即是。它大致的界线是：西到甘肃河西

走廊东端，东到六盘山脉，北接腾格里沙漠，南到渭河北岸。其行政区划大体包括现今甘肃省的武威、兰州、白银、临夏、定西、平凉、天水等地州市部分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银南地区的部分县。

这块地方何以称为陇中？这需从行政区划和自然区划说起。元代建立大一统帝国后，创立行省制度，分全国为 11 个行中书省。元世祖十八年（公元 1281 年）取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两地首字，设甘肃行中书省。所以甘肃设省始于元代。当时治所设张掖，除辖今日甘肃之大部地区外，兼领今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作为行政区划，简称甘。又因省境内大部在陇山（主峰为六盘山）以西，唐代曾设陇右道，故又简称陇。顾名思义，陇中，即甘肃中部地区之谓也。

陇中地区，现在虽分属甘宁两省区，但在历史上曾为一个整体。从甘肃建省后，宁夏归甘肃管辖。至民国 17 年（1928 年），国民政府将原属甘肃的 8 个县划出设宁夏省。全国解放后，1954 年 11 月 3 日，内务部通知撤销宁夏省，合并于甘肃省。1958 年 3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又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至此，原为一个整体的陇中，便分属甘宁两省区了。但从自然地理区域看，仍属同一类型地区。本书为叙述方便，“陇中”就泛指这一片地方了。

陇中，大部分属黄土高原区，境内多山，海拔一般为 1200～2400 米，因受地形和距海洋较远的影响，降水普遍偏少，且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地下水稀缺，灾害频仍，生态韧性十分脆弱，历史上就以干旱多灾和贫困著称。在史籍上，有关这个地方“禾麦无收”、“民饥”、“民大饥”的记载几乎年年皆有。至于“草根树皮掘食净尽”、“人相食”、“十室九空”、“积尸梗道”等

记载，也比比皆是。

“陇中苦，甲天下”的民谣便由此流传开来。

“陇中苦，甲天下”之说，始见于文字记载应追溯到左宗棠治甘时给光绪皇帝的奏折。

左宗棠(公元1812年~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清道光年间举人。同治元年(1862年)任浙江巡抚，后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封恪靖侯，后任军机大臣，著有《左文襄公全集》。清同治、光绪年间(1869~1880)，左宗棠任陕甘总督12年，大部分时间在甘肃。左宗棠在甘期间，主要活动是在军事方面，先是镇压回民起义，这是他的罪过；后来出兵收复新疆，抗击沙俄侵略，又是他的功劳。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戎马倥偬之中，很注意地方民政和经济建设，做了不少有益于民生的事情。“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被人广为称颂的植树造林算是比较突出的一桩。左宗棠很关心和体察民情。光绪初年，陇中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野无绿色，饥民遍地，满目疮痍。1876年(光绪二年)他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发出了“辖境苦瘠甲于天下”的惊叹，希求“各省关协济”，不然“无所措手仰仗”，无立足之地。

作为走南闯北足迹踏遍半个中国的左宗棠下此断语，定然经过深思熟虑，是对陇中苦瘠的高度概括。

惨象不忍目睹

自那以后的历史事实，反复印证了“陇中苦，甲天下”之说并不虚妄。

连年不断的干旱，加上霜冻、冰雹相继为虐，使生活在这块“得天独薄”土地上的群众备受饥饿煎熬，在死亡线上挣扎。正常年景尚且不得温饱，一遇灾年，赤地千里，人无粮，畜无草，饮无水，加之官兵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死于冻饿者不计其数。

翻阅《中国救荒史》，其记载的陇中灾情令人目不忍睹：

（1928年）“是年，甘肃全省春夏空前大旱，自陇东以迄河西，南起洮岷，北达宁夏，继1927年甘肃大地震后，50余县旱雹相继。春不能下种，夏旱魃为虐，寸草不生，颗粒未收。又值狄河战乱，天灾人祸相加，粮价昂贵，饥民号寒，哀鸿遍野，积尸梗道。人相食，甚至有掘尸、碾骨、易子而食者，实为甘肃空前未有之奇灾。”

（1929年）“：临洮、定西、临夏、兰州、靖远、会宁、通渭、宁定、武山、陇西、渭源、庄浪、静宁、固原、华亭、镇原、隆德、平凉、天水等县除特大旱灾外，复冰雹、虫害、洪水、霜冻相继为害；同时兵燹连年，民无生息之日。死于饥饿、疫病、兵祸者甚众”。

“入春夏后，树皮、草根、麸皮、油渣，食之以尽。有时人相食，甚至易子而食者。人民咸露鸠形，十室九空，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哀鸿遍野，积尸溢道，狼狗结群，聚食死尸。欲卖子女为奴，而难求得。扶老携幼，出外逃生者，多被饿死于野外，白骨曝日，谁人掩埋？尚有饿倒未死，而被狼、狗活吃者。苍蝇结群，生蛆满嘴、满鼻、满眼，蝇蛆蠕动吸食，而饥民难熬而无力翻动者。更惨者，饥民争食尚未死绝之体。至夏禾麦穗灌浆后，饥民群涌田间，抢生吃麦穗，连芒带壳生吞而食，有死后肚皮涨破而麦穗完整外溢者。有挣扎行走，突然晕

倒，即行死去；有因困坐地休息时而竟死亡；甚至母亲已死，而婴儿尚爬在尸体胸前吃奶者。斯时甘肃军阀割据，互相残杀，击毙士兵，饥民聚而争食。所有牲畜，因草枯而饿死，幸存者亦被杀食而度荒。”

甘肃榆中县青城人氏，清光绪甲辰科进士杨巨川先生（1873—1954）曾在名为《戊辰》的叙事诗里描绘了当时兰州的景象：“……群居乞食难，蔽体襤无裳；寒日照华林，层层围粥场；一勺觅未得，俄喧践踏僵。老弱蹇不前，空盎泪盈眶；并日不一食，颓然卧房廊。或冻而堕指，或断脰（颈）自戕……”

不幸中的大幸

历史不可能重复，但历史现象却可能重演。三年困难时期，陇中地区又演出了历史上出现过的悲惨的一幕。不可否认，这种惨剧的出现，除了天灾，还有人祸，左倾蛮干的错误路线加重了“三年困难”的悲剧色彩。对这一幕，陇中地区的人民至今记忆犹新。

历史推进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陇中地区又遭大难，连续二三年大旱，赤地千里的情景又出现了。群众缺粮、缺水、缺衣。由于有三年困难时期大量死人的教训，当时的甘肃省领导人迫不得已向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定西地区人畜缺水，群众缺吃少穿的情况。周总理听后难过得掉了泪，心情沉重地说：解放 20 多年了，定西还是那样困难。你们过去没反映，我们国务院也没下去了解。我们国务院工作没做好……你们甘肃同志考虑，那里能不能一二年、三年有所改变？1973 年

5月31日晚上，他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地区、各部门负责人又专门讲到要关心群众生活，要解救定西、西(吉)、海(原)、固(原)人民的疾苦的问题。他说：“听了西北反映的情况，越想越难过。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搞了20多年，定西、西海固人民还那样困难，我们政府有责任，我有责任……政府眼睛要看到西北。西北自然灾害特别多，尤其干旱多。对西北要大帮助。”他指示，要救济，要派人下去，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同时要扶助发展生产，开发西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次会议后，国务院很快组织了8个部委的工作组，由副部长带队下去了，大批救济粮、救济款下去了，部队也拿出大量棉衣、单衣运到了定西、西海固。“吃着救济粮，穿着黄衣裳”。陇中人民的生命保住了，生产自救运动开展起来了。

灾后不久，即1974年春，笔者曾以记者身份考察了定西地区的群众生活状况。笔记本上留下的原始记录多多少少反映了那一时期陇中地区人民生活的真实。总的印象是：灾情很重，群众很困难，但由于得到政府的救济，少有饿死人的现象。应该说，这一次陇中人民是比较幸运的。

1974年2月21日，定西地区粮食局负责同志介绍全区群众生活形势：

“国家调拨回销粮3030万斤，今年1月20日，又增拨1000万斤，还缺900万斤。回销粮既少，而且群众无钱买(一般讲，群众只能自筹15%左右，国家救济款补助占20%左右)，为了打粮，有办法的靠搞副业进点钱，没办法的出卖衣、被、箱、柜，卖长发辫，甚至卖救济的衣服。

“4~7月，接上新粮食下来，还需回销粮1.0338亿斤。到现在，4~7月的指标未见下来。我们想快一点。地区粮库没

粮,需外地调,不然就来不及呀。”

通渭县是定西地区 7 个县中灾情不算很严重的一个县。采访笔记本 1974 年 3 月 2 日下午记载有踏看该县城关公社中村大队吊墙生产队时副队长罗建国谈的情况:

“38 户、197 人、1200 亩耕地,其中粮田 800 亩(水地 116 亩)。这里连续 4 年受灾,1972 年算是最好的一年,口粮 191 斤。去年灾重,前半年先是霜冻,次又干旱,后又遭冰雹,全队工值只有 6 分钱,口粮 18 斤。全年只有 16 天没吃回销。每月国家供应 4600 斤,已吃了 3 万多斤。今年元月救济款只给了 120 元,人均 6 角;2 月份给了 180 元,人均 1 元;3 月份给了 235 元,人均 1.2 元。80% 的户全部卖完布证,每尺卖 0.14 元。拆房卖椽的一户,去年卖半间,今年又卖半间。卖瓦的 5 户,卖衣服、卖树木比较普遍。每月 20 日后就有断顿的。马梅英一家 4 口,她一人外出讨要,当天去当天回。外流一户。元月外出讨要的有罗永吉等 8 户,原因是 1 月份回销粮给得少,没钱打粮。浮肿的有张发荣、魏登科二人。籽种除豆子还有 1400 斤外,其余都没有。去年种冬麦,需籽种 2700 斤,国家给了 1000 斤;今春种春麦,需籽种 2700 斤,国家给了 1400 斤,还缺 1300 斤。到 2 月,死牲口 5 头;全队 11 对役畜中,有 3 对乏弱不能使唤。”

会宁县是定西地区 7 个县中灾情很重的县,县委副书记刘振华谈到受灾情况时说:

到去年,会宁已连续 4 年大旱,解放后没见过。有的老人说去年的灾比民国 18 年的旱灾还重。尤其是会宁北部,不少庄稼晒死了,保存下来的一点庄稼到收割时又遭冰雹和水冲。全县受灾面积 174.2 万亩,其中旱灾 169 万亩,雹灾 4.4 万

亩，洪灾 0.9 万亩；减产 3~5 成的 20.1 万亩，减产 6~7 成的 61.4 万亩，基本无收的 92.6 万亩（其中绝收的 19 万亩）。全县平均亩产只有 42 斤，总产 7809.6 万斤。会宁是个大县，有 37.84 万农民，正常年景总产要上 2 亿斤日子才能过得去。去年除掉各种提留后，用于社员分配的只有 3965.47 万斤，人均 106 斤。口粮分配在 365 斤以上的生产队只有 5 个，292 斤以上的只有 18 个，其余 1898 个队都在 292 斤以下，其中 32 个生产队没分一斤粮。虽然国家进行救济，县上和公社抽调大批干部带领群众生产自救，节约度荒，但问题仍很严重。有了回销粮还存在无钱打粮的问题。因为去年就没有什麼现金分配，全县 30 个公社，劳动日值不到 1 角钱的有 6 个，不到 2 角钱的有 18 个，日值 2 角到 3 角的只有 6 个。个别地方出现了因饥饿而引起的非正常死亡。太平公社大平大队油坊船生产队高映祖的 7 岁儿子偷吃油渣中毒而死；杨集公社库河大队库河生产队一小学生吃炒杏仁中毒死亡。

我们第二天乘车去会宁北部的刘寨公社，刚下过雨雪，路滑，100 多公里跑了五六个小时，赶到公社时已近掌灯时分。我们只得十分匆忙地看了公社附近的张湾大队的北坡生产队。我们先在村里转了一圈，村里显得冷冷清清，听不到鸡叫狗吠，家家院里少有生气，除不懂事的小孩外，男人女人显得垂头丧气。生产队副队长刘兰海，是个年轻小伙子，一问才 21 岁。听说我们是来问灾的，很爽快地谈了起来：我们全队 49 户，315 人，耕地 1569 亩。去年种小麦 600 亩，下种 7200 斤，总产只收了 2450 斤，亩产只有 4 斤，而且瘪得很。种豆子 100 亩收了 100 斤，谷子种了 150 亩，总产 1109 斤，种荞麦 80 亩，收了 4280 斤，全部算下来收了 1.0516 万斤粮食。1972 年就

是大灾年，从去年2月开始吃回销粮就没断过。为换钱打回销粮，全队的猪已全部卖完，羊剩下3只，鸡也卖得差不多了。有24户卖炕桌，卖毡。家家户户用包谷面掺和谷衣度日，就这样还有20户经常断顿。

当晚，公社干部同我们座谈。公社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俊仁是一个很不错的基层领导干部，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县上几次催他到县医院检查治疗，但他看到乡亲受灾后的困难，就是不愿离开岗位。听了他的介绍，我们既感受到他工作的深入和扎实，更感受到一位兢兢业业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基层干部的拳拳之心。下面摘录的是他谈话的内容：

我们这里从1968年开始遭灾，近一二年逐渐严重。1972年单产66斤，比正常年景少一半多。去年的灾，多年未遇，基本无收，单产只有17.4斤。有分配的41个队，人均19.5斤。分配最高的是二塬大队二塬生产队，人均52斤，最少的是陈庄大队梁泉生产队，人均只有2.9斤。劳动日值平均只有9分3厘，最低的仅1分钱。集体“三粮”早已腾空，社员家底也已朝天。虽然去年的灾比民国18年重，但到现在全公社没饿死一个人，这首先得力于国家的帮助，不仅给了回销粮，缺的籽种也给了，牲口饲料也给了，连牲口饲草款国家也给了4万多元；其次，各个生产队都开展了对比教育，许多家庭回忆民国18年受灾后的悲惨遭遇，对比今天党和政府的关怀，增强了抗灾自救的信心。二塬大队二塬生产队68岁的张淑芳老人回忆说：民国18年，全家32口，饿死了26口，我和丈夫、弟媳带了几孩子外逃，在路上又饿死两个孩子。弟媳把一个3岁的孩子放在路旁，想让好心人捡去，结果让老鸹叼吃了。王山大队甜水井74岁的穆进保仍记得民国18年的惨景：民国18年